





瑤草園初集卷之九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著

門人金肇元司標甫校

備讀史

昔陶貞白以一物不知為耻而坡公云善讀史者當作幾次讀如專稽某一種不必旁及其他久之盡入閱覽語極有倫二十一史篇帙繁重挾之以游兩都既非所宜而士已屈首受書三

讀史精

辨

代以下忠詰事蹟占對錯落恐不止一物不知  
之耻也不俟自舞象讀史記籤標五易庶幾成  
一家以俟知者末欲拚其片羽而自兩漢以至  
南宋姑寘帝記獨取列傳讀之臆見偶觸輒有  
論辨大多得之長安居亭者什九至其人品勲  
望高山景行亦卽手詮以充秘笈不足爲腹笥  
二酉者道也雯卿堅請付鐫遂至矜肘俱露矣  
司墨初覺其多檢閱復嫌其少

### 讀吳越世家

紀吳越者左與國異矣遷史異矣吳越春秋越  
絕又異矣蘇子由古史又異矣蓋夫差之驕奢  
滿志句踐之挫斃苦心子胥之沉鷺聞關竭忠  
受禍俱文人所樂言者愚嘗欲彙作吳越譜而  
未遑也各次數語以供扈脩晉越中國之真中  
太史公以太伯首世家伯夷首列傳皆高其遺  
風不則吳已入蠻安能駕齊魯上自泰伯之犇

荆蠻也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號勾吳義而歸之者千餘家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益大從泰伯至壽夢十九世始稱王泰伯之子孫視成康幽厲皆如觀棋看醉耳壽夢二年楚亡大夫巫臣教吳用兵乘車命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中國旣通預衣冠盟壇爭長黃池紛紛多故而

滅亡始速矣壽夢四子賢季札而屢以國讓遂釀公子光之弑僚自立也札雖附子臧之節國步實繇此促闔廬好大喜功不虞句踐尾其後檣李之戰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自到以觀吳師因敗之姑蘇傷闔廬指創甚立夫差而朝夕謂之曰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與盟罷

兵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畧地魯南十一年  
越王率衆以朝因厚獻遺之子胥懼屢諫王怒  
賜屬鏤之劍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噐  
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十四年  
越乘吳北會黃池伐吳虜太子友告敗於夫差  
惡或泄其語斬七人於幕下歸益困敝乃使厚  
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彊敗吳於笠澤二十  
三年吳敗欲遷夫差於甬東予日家吳王曰孤

老矣不能事君王也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剄死  
越滅吳誅吳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  
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  
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子句  
踐乘其伐喪襲擊吳師敗於檣李三年句踐聞  
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范蠡諫曰爭者事之末也試身於所未上帝禁

之不聽果大敗蠡復諫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  
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詞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  
爲市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  
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報句踐欲殺其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  
種急止之以美女寶器見太宰嚭嚭乃見種於  
吳王頓首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  
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子胥復強爭無後悔夫差  
勿聽卒赦越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  
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羗里重耳奔翟  
小白犇莒其卒王伯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  
越王反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卽仰膽飲  
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  
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予死與百姓同其勞國政屬大夫種  
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拊循  
其士民七年欲用以報吳逢同諫莫如結齊親  
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居二年請貸  
粟以下其事吳與之越乃私喜嚮素與子胥爭  
越議賜屬鏤以死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伯我  
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  
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於是

句踐召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  
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皆從  
獨老弱與太子留守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  
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殺吳太子因  
而留圍之三年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  
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



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

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愧見子胥也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東諸侯畢賀致胙周室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其四在子爲我從先王試之蠡遂稱鳴夷子皮爲五湖游句踐之子孫六世爲楚威王所伐諸族子爭立或爲侯或爲王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

越王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左傳昭公三十六年吳始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呂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斟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呂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呂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

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  
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  
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哀  
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  
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  
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  
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  
氏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  
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  
毀天之道也

吳語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  
庸戰夫申胥華登間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  
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謀必素見  
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  
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  
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  
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旣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

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  
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  
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  
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  
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  
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  
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

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  
華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馬句踐請盟二介嫡  
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樂匱以  
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  
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是  
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  
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  
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  
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改吾又  
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  
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  
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旣還玩吳國於股掌  
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

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弟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耀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

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劔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

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  
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  
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  
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  
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  
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  
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夫差

旣殺申胥不稔於歲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  
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種乃昌謀曰日  
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  
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  
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  
吳王將耻不戰若幸而從我吾用禦兒臨之吳  
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越王曰善哉乃大戒  
師將伐吳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

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徼天之  
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  
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苦  
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種進對曰  
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蠡進對曰審備則可  
以戰乎王曰巧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  
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  
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  
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  
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  
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主背檐而立大夫  
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  
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



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有眩瞽之疾者告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以徇

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

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一師將以  
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  
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  
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三戰  
三北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遣人行成  
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  
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  
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

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  
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  
許成

越語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  
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  
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  
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旣至必  
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  
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  
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  
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  
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  
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諸句踐女女於王大  
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

寡君師越國之衆以從軍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  
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  
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  
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  
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

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  
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  
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  
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  
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  
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  
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

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  
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  
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  
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  
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旣反國給嫁  
娶恤孤寡哀疾疹憐貧病四方之士來者必廟  
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  
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

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  
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句踐辭曰昔者之戰非二三子之罪寡人之罪  
也知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  
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  
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  
乎請復戰句踐乃致其衆而誓之國人皆勸父

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  
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將達之甬東夫差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  
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  
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  
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吳王帥其賢良與  
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范蠡進  
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

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  
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  
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  
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  
階余雖醜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  
譏譏者乎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  
不傷越民遂滅吳

越絕及後漢趙曄所著春秋互有異同而語弱  
文澆不堪歌咏獨載昭關事最析伍員與勝奔  
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  
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關吏因舍之與勝行  
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  
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  
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  
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平蘆之漪子胥

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今予心憂悲  
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慮今當奈何子胥入  
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溥之津子胥旣渡  
漁父乃視之有其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  
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  
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  
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  
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

子有饑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  
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  
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  
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  
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  
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  
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  
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

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  
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  
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  
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  
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  
上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  
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  
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

遂許之發其簞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  
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  
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  
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  
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  
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白  
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  
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



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與

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

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結之而進之公子光光旣得專諸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

三百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

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  
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  
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子胥等過  
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  
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  
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  
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  
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  
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  
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越王句踐與種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至浙江  
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文種前爲祝詞曰皇  
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  
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  
動上皇衆天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

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  
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  
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  
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旣升請稱萬歲遂別越王  
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  
胷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  
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  
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翩翩集

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  
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徃孰  
知返兮何年心憊憊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  
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  
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颿去復返  
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  
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  
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

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  
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  
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  
矣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  
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剝養馬妻給  
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  
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  
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

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  
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  
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  
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子胥諫沮宜早圖之後必  
爲吳患乃弗果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  
吳王疾三月不愈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  
明矣到巳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臣竊見吳王  
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夫王問

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  
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  
國臣欲一見問疾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  
逢戶中越王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  
曰下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巳巳日有  
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  
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  
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

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後吳王如期疾愈心念  
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  
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禮事之伍子  
胥趨出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  
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群臣  
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  
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  
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

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  
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隱越王登  
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  
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  
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  
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  
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群臣畢賀越王於  
是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念復吳

讐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日卧則攻之  
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中夜潛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乃使國  
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獻之越有處  
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  
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  
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

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箠箠竹  
竹枝土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  
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曰手戰之道內實精  
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  
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  
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  
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  
卽見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范蠡復

進善射者陳音道見鼃張復而怒將有戰爭之  
氣卽爲之軼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  
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爲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  
其命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  
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咒甲又令安廣之  
人佩石礮之矢張廬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  
千人以爲中軍吳師大駭越王陰使左右軍與



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  
不鼓攻吳吳師大敗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  
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  
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  
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  
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  
拜謝子胥願乞假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  
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

吳惟欲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  
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  
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遂棲吳王於姑胥  
之山吳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范  
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  
去吳使涕泣而去吳王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  
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  
臣越旣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劔自殺

王弼州稱子胥以吳報父以越報吳而卒乃以身報越以名報身蓋剛戾忍詢自其天性僂尸非親魄之安弒僚爲陰謀之僭熟覩夫差之信讒復諫好大喜功萬無可挽而甘蹈屬鏤者志不可回計難再變獨是忠憤慷慨激之氣穿金裂石自成其爲子胥而已樂毅惜其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彼豈不知在子胥可爲者更無別策怒濤砰厲留以舒千古之

恨吳越遂分於此

讀西漢書

劉項之分在入關先後一爲三章之約一爲三月之灰而天意人心有攸屬矣高帝知人善任人人能言之而其窾要有五一入關聽良噲諫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持牛酒饗軍不受秦民爭思漢王爲主二王巴蜀不以爲遠所過燒絕棧道示無東意聽韓信諫軍吏士卒皆

山東人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天下天下已定人皆自寧誰肯出死力此數語  
扼要實一統肇基者也三聽新城三老董公言  
發義帝喪臨三日縞素登戎浮江漢而下聲始  
振矣四聽袁生計出兵武關令滎陽成臯間稍  
得休息楚所備多力分勢散漢更畚制之深塹  
高壘乃以無缺臨廣武之間數羽十罪此何益  
然不可少自是王者局面其五在鴻溝之盟聽

良平計進兵追羽而垓下楚歌遂不免陰陵迷  
矣史稱羽不能用范增夫善用言者當機立斷  
增雖在恐無救於拔山

留侯善用黃老身在矢石間與雄主猛將呼吸  
死生乘危逐北如狎鷗舞鶴相依不礙至於功  
成名遂不恋通侯之貴願從赤松子游穀城黃  
石授受竟不傳何耶愚嘗謂留侯一生決策正  
而不詭躡足附耳俱關要會獨博浪之擊嫩而

羽翼之計捷無論大索十日未必果危要在圮  
橋進履之後必不爲此四皓避秦從何方召致  
留侯知帝豁達審機立昌意非其真心要於戚  
姬難爲解耳龐眉皓首褒衣大冠羽翼已成以  
歌侑舞而太子定矣高帝寧不知漢廷諸臣寧  
不知獨戚姬不知然排場一齣絕勝奏疏百筒  
也乃其子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說丞相拜產祿  
將南北軍權從此起太后之泣雖下而劉氏幾  
危呂亦罹禍安稱留侯子

蕭曹俱獄椽主吏豈嘗習步伐陣伍之法而參  
從擊輒著功何之創爲制度也必無加於綿蕞  
稍爲刪苛解網耳參能避正堂舍蓋公去齊專  
以無擾獄市爲寄而守何之法清淨寧壹甦水  
火之赤子始知賈生流涕太息雖才高論瑋不  
如參之給瘡痍以梁肉也

漢初諸侯王獨韓信功最大禍最慘帝之忌最

深而一時諸雄皆甘居將相獨信志不在小夫  
逐鹿之時有此念而遂與不遂又或以侯王終  
并身爲僂者固未易以時命成敗論也信斬鍾  
離昧而訂陳豨刺諤極矣如布如越儘可自全  
而乏明哲何哉陳曲逆以竒計多陰謀不利於  
後嗣恐不止僞游雲夢信在其殼中矣

瑤草園初集卷之十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著

門人徐日炳雯卿甫校

讀晉書列傳

王休徵天性純孝繼母朱不慈每使掃除牛下  
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然亦  
有天幸天寒冰凍其母思生魚冰忽剖雙魚躍  
出思黃雀炙輒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卽誠

初集 卷之十  
孝所感抑何巧合如此隱居三十年年垂耳順  
始應呂虔別駕之召及登壽八十五封萬歲亭  
侯高貴鄉公命爲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  
天子北面乞言公爲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  
要以訓之及晉武踐祚拜太保進爵爲睢陵公  
謚曰元其蚤歲苦節幾不免於母螯而雍容高  
位爲耆德元老高潔清素朝野傾慕開瑯琊族  
姓之盛孝能格天信然祥弟覽字玄通朱母遇

祥無道覽輒與俱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  
旣數以酒饌欲酖祥覽輒取嘗毋俱而止無朱  
母則不能成祥與覽之名亦不能培子孫富貴  
文物之盛然如覽者至行足述矣覽六子長子  
裁裁子導呂虔佩刀實符其兆食報更厚云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之文帝座  
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  
於公座宜屏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子羸

病若此君不能爲我忍耶曾重引據詞理甚切孰謂江左盡趨任誕也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至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雖窮極綺麗帷帳車服厨膳滋味過於王者然方嚴可敬矣時人語曰古稱魯閔今日荀何蓋指曾與顛也史臣駁石季倫曰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

而驕奢關乎天治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帳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者也

公孫弘爲三公布被之詐乃發於里中人故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謝安盛德亦爲婿王國寶所敗羊叔子少標識尚長策偉勲人不得而親

踈守襄陽日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  
之積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不過十數人侍衛儒  
素貞慤罕有其比乃其從甥王衍與戎並憾之  
每言論多毀祐時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  
德遠交近攻倘亦故態歟然叔子志在伐吳又  
舉王濬應阿童水龍之譴累疏出師而不見報  
留以成杜預功抑時未可歟或折臂三公數應  
爾也祐爲蔡邕外孫則邕女當不止文姬矣

杜元凱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  
山之止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此不惟有左  
傳癖實有好名癖矣顧所在著美譽在內七年  
損益萬机朝野稱慕號曰杜武庫當代吳之時  
出奇兵八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  
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又發伏兵隨軍至  
帳下虜孫歆而還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



當萬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漁涇諸水以浸原  
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民  
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  
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  
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  
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好名而名隨之預真人傑也哉預身不跨馬射

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  
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  
言立功之後從容無事耽思經籍備成一家之  
學蓋文章政事有兼長矣壽子少觀古無古人  
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  
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羊公垂大信於  
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落落  
焉其有風颺者也古詩古今詩歸文選

衛恒字巨山論書法備古今諸體之變

賈逵爲魏室忠臣子充乃以國輸晉高貴之變  
成濟抽戈犯蹕充實導之充母不知每唾罵成  
濟聞者無不姍笑乃郭槐妬狠斃其二子以賈  
午所生子韓謐爲嗣謐卽壽子也驕怙幾逼人  
主趙王倫廢后戮謐於西鐘下亦足報充矣  
楊駿徵隱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曰斫  
斫刺刺旬日託病佯死後其言果驗

劉寔字子真少苦貧賣牛衣以自給好學不倦  
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  
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後  
歷位大司農以侯就第居三司之上賜几杖不  
朝及宅一區壽九十一乃薨生平儉朴少時杖  
策徒行每所憇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及位望通顯不尚華麗所得俸祿贍給親故雖  
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

不御內手不離卷尤精三傳然屢以子夏受賂  
斥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  
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  
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及廣陵  
王妙選師友必以寔爲師正位上台光飪鼎實  
命在日制猶敦崇禮不能行之於子而能見重  
於君如此語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  
進不足而退有餘也如寔者發慮精華結綬登

槐惟知儉讓不務繁飾真可師也已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博涉墳典不修名行晚乃  
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憂懸三刀於榻又  
益一刀果得益州刺史巴郡近吳兵士苦役生  
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產育者皆  
與休復全活數千人及統制討吳巴郡之所全  
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爾爾必勉之無愛死悉得其力平吳後自以功

大位重爲王渾所抑不復素業自居玉食錦衣  
縱侈自逸年八十卒葬栢谷山塋垣周四十五  
里而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弟俱拜散騎姪粹  
尚主及二孫乃菜羹不給年過六十室如懸磬  
然濬早年治第廣其前路曰令可容長戟旛旗  
衆共笑之曰燕雀焉知鴻鵠則濬之雄畧前後  
自不爽矣

瑯琊王戎濬冲衍夷甫俱有高名而長遜其短  
雖夷甫立名非真乃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卽崇  
尚虛無尚有玄遠之致惟太子被誣不爲申理  
遽求離婚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而求自全之  
計至見石勒勸稱尊號言何鄙怯也若戎則更  
無可稱矣非但執牙籌鑽李核水碓滿天下女  
適裴頡貸錢不還遂形於色從子將婚遺一單  
衣更與責取種種市井所不爲核其生平與時  
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

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及位摠鼎司委  
事僚案坐享盛譽晉安得不亂衍弟澄落落穆  
穆稱阿平第一顧酣讌縱誕窮驩極娛持節都  
督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  
樹探鷄弄之傍若無人此何說也巴蜀流人與  
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  
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  
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曾無危懼

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內  
外怨叛猶傲然自得孰謂瑯琊多雋人

晉人重氏族爲之語曰雷蔣殺魯劉最爲祖劉  
蓋廣陵劉頌也字子雅疏封建事數十萬言復  
有刑名辨可謂游目西京望 貫誼而非遠眷言  
東國顧郎顛而有餘至其哭張華之非罪拒趙  
倫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  
傳休奕分列工農商賈勿使游手又舉皇甫陶

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  
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耕有莘晏嬰  
耕海濱明王賢佐皆重農事王人賜官冗散無  
事者不督使學則督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  
姓也後因水旱之災復上便宜五事其一言官  
牛宜與四分私牛宜與官中分其二言二千石  
雖奉務農之詔未必盡心宜如漢氏以墾田不  
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庶足警戒其三言興田

必加意於水事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  
之力選知水者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則田  
事興其四經畝以百步爲率具五廣召募俱救  
時快論也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  
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

毛畛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  
度峻祖乘才學洽聞伯父嶷中正簡素父道廉

退貞固牛馬有踈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  
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嘗游京師聞魏常侍蘇  
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  
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泛愛清靜寡欲  
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  
今才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  
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峻茂此尊祖積德所致  
也

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蠋  
韓非謂之五蠹

雲間二陸高才俊逸讀士衡辨亡論豪士賦真  
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張華嘆其才多君苗欲  
焚筆硯亦一代之絕手士龍文小遜而持論過  
之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此兩君者高詞迴映如  
朗月之懸光疊意迴紆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  
理則電拆霞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遠超枚

馬高踞王劉名非虛立矣但吳亡入洛托根非  
所初投楊駿次遇齊王罔俱兇闇之主成都王  
穎似逢知己矣假以節鉞異其魏勲列軍自朝  
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無此  
之盛當此時亦堪發舒意氣指撝川嶽而主疑  
士如孟玖牽秀輩譖成大戮遂至穴碎雙龍巢  
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  
騰先灰勁翮父子昆弟俱馘暗朝悔何及哉功  
塚低迴過之真增於邑矣

安仁輕躁嗜進與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  
而拜謐晉書限斷岳之詞也賈后構愍懷太子  
迷以酒棗逼寫呪語岳實爲之魄已消矣雖花  
滿河陽車滿擲果文藻環麗何足稱哉猶憤已  
不遇記賦閒居白首同所歸豈不慙負阿母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指載協元也



荀晞位撫軍都督練于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  
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  
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  
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  
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究  
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夫法原無貸但始旣知  
其非任萬不宜輕畀之安得以從母故陷弟於  
難釋乎杖法固稱介正授官亦涉私徇矣

瑯琊中身名兩泰福智兼隆者莫如始興公茂  
弘初事瑯琊王契同友執爲安東司馬軍謀密  
策知無不爲時士庶未附乘上巳觀禊導與敦  
率諸名勝騎從具威儀江南之望始相率拜道  
左導勸帝收人望禮俊又衆乃歸心及愍帝卽  
位朝廷微弱見管夷吾桓彝乃安以至成帝明  
帝先後四朝進位司徒太保劍履上殿讚拜不  
名中間值逆敦謀叛勢處危疑劉隗蘇峻又在

頸上而能從容鎮靜善保高巍元規之塵終不  
能汚委蛇簡退其老氏之最善用者乎六子俱  
有令名孫枝彌茂抑亦光祿之遺休矣

顧榮與紀瞻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  
之始濛昧未分日月合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  
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  
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芽六合闔拓老子  
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

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體爲稱  
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  
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  
原天地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瞻  
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繼  
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

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光  
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所  
云濛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  
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子先天之言此蓋  
虛誕之說非作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  
解當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  
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  
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

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  
止瞻論明快可折諸疑如謂今之天地必從太  
極始生最初茫昧本無清寧由太極乃分位此  
曲說也舉二氣五行萬物歸之至極直論其理  
耳

紀瞻字思遠少以方直知名荅有溫泉而無寒  
火言陽動而外陰靜而內是以金水之明內鑒  
火日之光外輝甚晰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

暨令令已受拘贍覺其詐破檻出之訊使者果  
伏及元帝爲安東將軍長安不守贍與王導勸  
進帝命將軍韓績撤去御坐贍叱績曰帝坐上  
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改容後以疾辭至云  
臣以凡庸邂逅遭遇身無負鼎口不商歌豈宜  
久停机務使王事有廢明帝獨引贍于廣室稱  
社稷之臣君便其一壽七十二謚曰穆贍性靜  
默少交游好讀書嘗手自抄寫立宅於烏衣巷

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慎行愛士老而  
彌篤與贍素疎者臨終托後於贍悉營護其家  
爲起居宅同於骨肉少與機雲善及機被誅贍  
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其人可  
法者甚衆

劉訥有人倫鑒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  
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  
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亦自不誣

劉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  
百數欲害之疇無惧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  
淳于伯刑於市血流柱頂二丈五尺復下五  
尺身雖小人罪在未允亦能感動靈異  
郭景純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景管於前圖軼  
梓龜于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寄客  
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又况稽象或通而

厭勝難恃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  
稚川紬竒冊府摠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  
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襍蕪賤尺寶而貴分陰  
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桓彝亡後家貧溫母病須羊以解乃以弟冲爲  
質羊主家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及冲  
爲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曰我  
買德也遂厚報之

王湛字處仲姪濟初輕之後與言易剖析玄理  
微妙有竒趣又使調馬姿色旣妙廻策如縈善  
騎者無以過之武子始嘆服以爲家有名士三  
十年不知名後爲汝南內史此一段自是佳話  
然湛少有隱德人莫能知則沉機內裕真不可  
及勝獵名之士百千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帝使王彬勞之彬哭周顛甚  
勸敦怒數之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

無害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  
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害不  
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  
曰爾狂悖乃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  
側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自足疾以來見天子  
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何  
如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惧容桓温將廢海西  
公百僚震慄王彪之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

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前代耳命  
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惧容溫嘆  
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又欲廢武陵王遵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  
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此事更宜深詳  
簡文崩羣臣疑貳或云宜須大司馬處分彪之  
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  
遂定溫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示彪之彪之

曰卿固大才安得以此示人聞彼病日增且可  
更小遲迴溫尋薨此二公數事俱王導所不能  
導之軟熟依徊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大  
愧於羣從視彬與彪之瑄瑄耿烈汗背浹矣若  
無郗鑒護持陶侃欲起兵廢之庾亮又欲表免  
導安能雍容高位也導蓋以福勝德者矣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  
鬚

蔡謨性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時人云蔡公過浮  
航脫帶腰舟  
王謝風流獨擅千古王氏自太傅光祿以孝悌  
立基子姓繁蔚至始興公以及逸少八之先後  
競爽烏衣馬糞郁乎盛矣謝氏自幼輿發名通  
簡有高識然不修威儀惟好老易能歌善琴而  
已隣女投梭折其兩齒猶不廢嘯歌較之二王  
鯤爲任放矣鯤子尚字仁祖王導稱爲小安豐  
及安石四歲時桓彝以爲不減王東海多以擬  
王爲勝則王之著姓蓋久在謝上乎然安石一

生大多可稱而疵類甚少品當在茂弘上早負  
重名絕意仕進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  
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年四十餘始發新亭除  
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及受  
簡文顧命桓溫赴山陵將移晉室安石從容就  
坐笑語移日視坦之倒執手板何如後摠攝中



外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體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  
文雅過之而愚以爲非但文雅經緯亦勝也至  
於淮淝之戰舉玄奏捷雖曰矯情鎮物亦自恬  
遠可觀外寇未除決計繕宮室合體辰極役無  
勞怨以三桓據三州各得所任俱有遠寄東山  
之志久而不忘西州城路宜乎發羊曇之慟矣  
若謝玄之破符堅以寡禦衆風聲鶴唳心膽俱

寒符丕乞降三魏漸定亦足發抒本懷矣玄乃  
生瓊瑗生靈運才韻超邁罕有其比其他如琰  
如混如萬如石如奕如朗如邈大多簡傲有餘  
任達無節而桓豁聞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  
皆以石名其二十子與以邀功及堅之敗謝石  
實爲都督石之奏立學校教胄子又稱傲矣  
西陽夷賊反太守楊珉請督將問計朱伺獨不  
言珉問何以不言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

刀耳珉問將軍何以屢捷何曰兩敵共對唯當  
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遭陸績玄道  
遂傳  
虞溥大修庠序廣招學徒以讚協時雍光揚盛  
化乃具爲條制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  
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比大成  
之業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

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  
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  
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  
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  
也夫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  
斯非其效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  
鳥集於郡庭  
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袁山松行路難時

稱三絕

傳孝友者曰集苞思菽黍之勤循陔有采蘭之  
詠事親之道也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烏駟丹羽  
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精誠之感  
也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  
愉之致緬窺緇素載流塵躅者歟若李令伯拜  
祖母之䟽盛翁子泣蟻螯之飴王偉元廢蓼莪  
之篇許孜禮備在三之制馴雉棲其梁棟猛獸

擾其庭圃庾叔褒急病讓夷幽顯不易其操疫  
癘不駭其心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仇劉殷發  
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  
而清暑高山景行素範可崇矣

庾異行室荀氏繼樂氏皆官族富室俱棄華麗  
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  
於墓側何以梁孟獨著

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乃刈荆茗爲箕

箒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  
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  
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  
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傳忠義者曰稽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  
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  
命於舊君辛吉耻臣於戎虜張禕行鳩以全節  
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亂

世識忠臣此之謂已

曹攄歲夕語獄中死囚曰卿等不幸至此新歲  
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乎衆囚皆泣曰若得  
暫歸死無恨也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  
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可爲諸君任之  
至日相率而還無一違者一縣號曰聖君  
喬智明縣號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  
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

入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鄧攸棄其子抱從子其子朝棄暮及縛之樹上而去卽任其自及有何不可而繫之使立槁慘亦甚矣伯道無兒奈何歸咎於天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及祖約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逖宗賴此以衍

蘇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驕溢自負潛有異志明帝初崩庾亮屢徵峻入朝誘以特進峻不往曰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與祖約相約以誅亮爲名旣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驅役百官裸剥士女哀號震地温嶠

陶侃唱義進兵屢被挫衄嶠亦深憚之人懷異  
心乃峻恃勇突陣爲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  
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呼萬歲使  
峻忠義扶國初終不替何至自詒伊戚  
劉元海六年僞帝耳二角大魚軒鬢赴祈子之  
祭夢中化爲人以目精啖其母何以發祥如此  
然觀其容儀机鑿膂力過人吐翁風雷叱馭英  
桀必不爲成都王穎所用至追尊劉禪粗具帝

儀亦一時梟雄也子聰驍捷冠衆晉主青衣前  
導自恃無前之烈矣乃三后羣奸淫醜不逞骨  
肉誅剪正人駢首諸所爲不道事自桀紂以來  
所未有者災異叠召天之愛一勾奴而申儆不  
一爾爾也及遮須國王虛位以待聰遂不惧死  
遮須將無魔國須此巨惡爲主耶乃一斬準刈  
其子孫幾無噍類發掘元海聰墓焚宗廟鬼大  
哭聲聞百里亦足償淫醜之報矣

袁宏作東征賦列過江諸名德而不及桓彝溫  
怒甚一日命與共載問宏云何不及家君宏卽  
云未遑奉啟不敢顯之因誦曰風鑒散朗或搜  
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  
溫乃止又不載陶侃侃子胡奴於曲室抽刃問  
宏宏窘急答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  
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如此  
應急亦自速辦但到處被逼迫文之爲殃不可

### 讀南北史

南北朝承五胡之後乍合乍離如寢關曝纊須  
臾無寧時而其間賢人韻士固自不乏南朝自  
晉傳宋爲劉裕歷高文武明順五帝祚終蒼梧  
泣而彈指曰願世世勿生帝王家悲哉蕭道成  
號南齊歷高武明三朝而東昏殞步步蓮花內  
矣蕭衍代爲南梁相傳道成與衍皆蕭何二十  
四世孫鄩侯發祥何遠也衍與沈約謝朓王融

蕭琛范雲任昉陸倕號曰八友長齋蔬糲捨身  
同泰乃不能保昭明賢子至簡文湘東皆受逼  
侯景而霸先誅景稱陳至叔寶逃并畏下石與  
張孔二妃偕由綆出而日月光天德之章爲隋  
文侑觴矣北朝自諸國并於魏分爲東西東魏  
傳北齊西魏傳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  
南北乃混爲一則拓跋氏索頭虜之稱李陵後  
者其最驍者也至高歡宇文泰燭火微光而天

元播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楊堅以外祖弒  
孫而有其位報豈爽哉

南宋劉穆之初見知於何無忌裕署爲吏平鄴  
大處分皆倉卒立定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  
旬日晉風頓改及勸裕入輔聞見大小必白雖  
間里言譎亦皆以聞常云我雖不如荀令君之  
舉善然不舉不善於武帝坐與朱齡石並荅書  
自旦至日中劉得百函朱得八十函而劉應對



無廢及帝北伐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  
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  
酬應不相參涉性豪奢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  
饌未嘗獨餐封南康郡公謚文宣此載藉中所  
罕儷者

擅道濟初佐武帝受命及徐羨之等謀廢立道  
濟屢陳不可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  
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熟睡晦以此服之  
及文帝誅羨之等道濟前驅西伐謝晦不戰自  
潰雄名大震魏人憚之以穰鬼上疾篤召入朝  
其妻向氏諫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  
相召禍其至矣果爲彭城王義康所執時人歌  
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向氏可稱朗鑒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欲令出繼疎宗祖猛收  
之年十三寓食澠池人李方家謂方曰若遇英

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  
才如此何患不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  
後佐劉裕有大功封漢壽縣子造故人李方升  
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浞池令

謝晦字宣明晉太常哀玄孫也哀子奕據安萬  
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朗子重重生絢瞻晦曠  
遜劉穆之薦晦於武帝其旦司獄參軍有疾以  
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

之累遷司馬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  
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  
可無公會賊退乃止帝深加愛賞文帝誅羨之  
等并執晦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  
披髮跣足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  
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謝女  
多才此何讓道韞

謝瞻嘗作喜霽詩弟靈運寫之叔琨詠之王弘

在坐以爲三絕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  
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謂晦曰吾家本素士以  
恬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  
門庭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談說  
戲笑以絕其言晦果不出所料  
謝方明鐵石孫穆之稱爲名家駒嘗任江陵縣  
年終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竟無逃者可見  
古人縱囚不止一事

謝靈運祖玄父暎生而穎悟博覽群書文章與  
顏延之爲江右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  
則不如也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車服鮮麗多改  
舊制世共宥之及宋受命降公爲侯靈運自謂  
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惋少帝卽位  
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爲永嘉  
太守郡有各山水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輒旬  
朔寄懷詩詠在郡一周稱疾去職移籍會稽修

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王弘之孔淳  
之等放蕩爲娛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詩  
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累遷侍中旣自負名輩又愧僅以文義見接多  
稱疾不朝或出郭游百里外經旬不返因祖父  
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而門生從游數百人  
鑿沼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  
數十重莫不備盡常着木屐上山去前齒下山

去後齒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  
三百餘輩太守王嶠驚謂山賊已而知靈運乃  
安太守孟顛事佛精懇靈運謂之曰得道須慧  
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  
顛深恨此言遂表其恣橫有異志帝知其見誣  
弗罪也以爲臨川內史復爲有司所糾詔收之  
遂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  
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下廷尉帝愛其

才又謝玄之後減徙廣州後有人自陳不法辭  
連靈運詔令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  
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年四  
十九子鳳孫超宗康樂不徒才美作事亦復奇  
快當是秦皇漢武氣魄豈在人下山水游覽特  
寄况耳惜不能自全反與楚羽石虎同盡惜哉  
雖然志士憐之才士宗之達士畏之不如此不  
成康樂

謝密字弘微十歲繼從叔峻以字行所繼叔父  
混名知人見而異之曰此見深中夙敏方成佳  
器有子如此足矣及長襲爵建昌縣侯家素貧  
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  
混聞而驚嘆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  
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稱烏衣之游瞻等才  
辭辨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常號曰  
微子每稱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

十必至公輔後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  
改適琅琊王練公主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  
婚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  
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微經紀生業事若在  
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公主降  
封東鄉君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  
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  
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弘

微少孤事兄如父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減否  
人物每以他語亂之每獻替必手書焚草人莫  
之知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客奴僮累百應  
屬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塋混女夫殷馭素  
好樗蒲豎奪其妻妹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  
內人皆化弘微一無所爭或譏之曰此何殊棄  
物江海以爲廉乎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  
內人尚能無言安可導之使爭如弘微者非但

廉潔不競抑且受托能副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真古之名臣子莊字希逸宋文稱藍田生玉拜  
吏部尚書微子視康樂豪縱之與約潔可謂各  
詣其極者矣

顏延之字延年少孤貧好讀書嗜酒不護細行  
年三十猶未婚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  
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徵詣都下武帝親幸朝  
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遽升上座續之雅仗詞

辨延年問三義每以簡要連挫之少帝卽位遷  
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荀勗忌阮咸斥爲始  
平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其人惡俊異世疵  
文雅乎後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不視事常日但  
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帝每問諸子才能延  
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與靈運辭采齊  
名而遲速懸絕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

子竣爲吏部尚書與謝莊更代世稱竣瞋而與人官莊笑而不與人官延之蓋狂而善全竣又以正而不免者也

沈慶之目不知書而忠謹勤苦受顧命位儀同加凡杖給三望車乃獨乘猪鼻無憶車在田見柳元景顏師伯游田鳴笳列卒旌旗滿道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亦出貧約因時際會榮貴至此當共思挹損之事

炫此車服欲何爲乎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在婁湖列門同閉上嘗歡飲普令朝臣賦詩而慶之不識一字乃其語非不知書者也至如其弟攸之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演之折節好學忠於王室爲吏部尚書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稱競爽矣王廞方居憂王恭起兵擊國寶廞受檄卽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亦一竒



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嘗著妙德  
先生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  
冲虚安神清映性踈懶無所營尚雖楊子寂漠  
嚴叟玄冥不是過也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  
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  
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  
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  
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  
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  
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今亦欲試飲此水矣  
噫今之不飲此水者有幾

粲與子最俱被害止一小兒方數歲乳母投粲  
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  
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慶常見此兒騎大獐狗戲  
如平日年餘聞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慶於  
庭噬殺之宜與嬰杵對案

鮑明遠詩源出二張善形狀物情得景陽之俶  
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延  
年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蓋其才秀人  
微故取湮當代

徐廣字楚民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  
一遍

顧凱之處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休事  
尚不舉顧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初遇殷劉隙著

每辭脚疾常夜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及義  
康徙廢顧獨免禍幸臣雖權傾人主顧未嘗低  
意或嫌其風節過峻曰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子綽私財甚豐負責盈萬凱之禁不能止及爲  
吳興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  
不須還綽懊嘆彌日凱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  
力所移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江秉之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劉秀

初集 卷之十  
之爲益州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俱人所難

王彪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淮之四世御史彪之博聞多識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王弘以女適孔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與戴顓等稱人外之游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與劉遺民陶淵明稱潯陽三隱

劉凝之推家財與兄及弟子立屋於野外非亦不食妻梁州刺史郭氏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夫妻共安儉苦同乘蒲筵車太守遣問頓首稱僕戴顓與衡陽王書亦稱僕年饑義季送凝之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鈔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衡山登高嶺絕人迹爲

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此大勝梁  
孟而世人止知梁孟意梁孟尚有名心  
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年已老而諸佐郎並  
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奶母承天曰卿何不  
云鳳凰將九子

南齊王儉字仲寶父僧綽遇害爲叔僧虔所養  
嘗曰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手書崔子  
玉座右銘貽之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

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國家事後爲  
蕭道成佐命二十八封公自幼撰七志四十卷  
定元徽四部書目及爲侍中尚書令每上朝令  
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辨析未嘗壅滯褚  
彥回笑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  
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詔儉以家爲府於儉宅  
開學士館作總明四部書克之尤善春秋習三  
禮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作解散幘斜挿簪

朝野慕之梁武受禪詔爲儉立碑王氏子孫旣多且賢榮名歷世如此

李安人少貧有相者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後事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檣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夫交手共戲亦有相耶

謝玄暉文章清麗齊隨王子隆極嘉賞之王秀之以年少相動欲啓聞眺知之因事乞還牋辭

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沈約嘗讀其五言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眺初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眺妻常懷刀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謙挹尤甚范縝嘲之曰卿不可刑于寡妻後以詩示江祐呼取復止祐與弟祀往候笑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祐更不堪搆而害之臨誅曰天道其不可昧乎太

白稱謝眺驚人詩恐天不可問也

謝超宗有文辭見高帝自通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然性輕率多傲弄語褚彦回王儉送湘州刺史閣道壞褚下水王墮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水僕射彦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褚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取富貴焉免寒士及張敬

見誅爲超宗子外父語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被收一宿髮白皓首玄暉超宗俱以口舌殺身三緘之戒豈迂哉

褚彦回幼有清譽善容止受宋顧命負劉彥節袁粲歸心蕭公齊高卽位百姓語曰可憐石城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超宗折之固自錚錚可聽

顧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我爲  
憲之植耳孫憲之果居此職  
元嘉末青州饑荒相食劉善明家有積粟躬食  
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  
爲續命田

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慧曉與張  
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嘆曰此

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琨清介士也謂  
人曰聞陸張並宅一池必有異味因命駕往酌  
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慧曉歷輔五政立  
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曰我性惡人  
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曰貴人  
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  
抱以壽終

崔慰祖父任梁州家財千萬散以宗族父時假

貫文疏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

宗測字敬微祖少文好山水測靜退不樂人間齊王嶷徵之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欲游名山便求祿還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以下皆贈送測一無所受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止廬山少文舊宅

江州刺史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善畫嘗圖阮藉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皆爲妙作顧歡家世寒賤父祖皆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食稻過半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



自尅亡日自擇塋時身體香軟道家謂之仙化  
臧榮緒敦愛五經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  
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庾道愍有孝行母流漂交州尚在襁褓長知之  
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負  
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經年日夜  
悲泣嘗入村暮雨驟至寄止一家旦有一嫗負  
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後仕齊

位僕射校尉

梁曹景宗遇沈約輩賦詩不與韵意大不平及  
與競病二字操筆立就去時兒女喧歸來笳鼓  
競試問長安人何如霍去病每語所親曰我昔  
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絃  
作劈礮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  
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  
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

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  
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讀之覺精色飛  
動

張緒子克字延符少不羈右臂鷹左牽狗遇緒  
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母  
乃勞乎克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  
至來歲遂改過多博綜尤明老易能清言尚書  
令王儉方用事一日聚親友讌集充殺巾葛帳

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用  
緒爲尚書儉執不可充與書曰充幸以魚釣之  
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自娛逍遙前史至如影  
纓麟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珮雲臺終愧衣冠之  
秀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  
瀾乎漁父之渫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儉  
以爲脫略弗之重緒杖之一百後梁武帝以充  
爲大司馬歷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國子

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王侯執經以  
拜此與年少落魄何啻天淵乃文采自是奕奕  
徐勉方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成文見稱  
耆宿宗人孝嗣嘆曰真人中騏驎後叅掌大選  
嘗與門人夜集客虞嵩求詹事勉正色云今夕  
止可說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任彥升父遙褚彥回謂之曰聞卿有令子相爲  
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王儉每見其文

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乃出自作文令昉  
點定昉爲更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  
吾文其見知如此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  
亦不稱述坐上客恒數十號曰任君貧而聚書  
萬餘卷多異本爲新安太守政尚清省卒於官  
武帝方食綠沉瓜聞訃投瓜於地悲不自勝子  
東里西華南亭北叟並無術業舊知莫肯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帔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曰我

當爲卿作計著廣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沈休文三歲遭家難孤貧好學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引爲記室梁武受禪約與范雲力也久不處端揆有志台司帝不與自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弗許後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不由

已上遣主書省視聞此事遣使譴責遂卒壽七十三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帝亦竟不用乃後世遵之勿替約亦足以自慰矣

裴子野至孝居父喪每至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爲諸暨令合邑無訟初曾祖松之修宋史未成子野常欲繼先志沈氏撰宋書稱松之之後無聞子野乃更撰宋略二十卷

叙事評論多善內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  
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過請兩釋焉禁中符  
檄悉令具草頃刻立就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  
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  
給之無宅借家地二畝起茅屋數間末年深信  
佛教終身飯麥食蔬松之可謂有聞孫矣

江文通年十三孤貧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  
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汝之休徵也後

果歷御史中丞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未定  
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  
食鶩炙垂盡進酒數升文誥亦辦久以文章顯  
晚節才思微退嘗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  
靈寺渚夜夢人稱張景陽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還淹探囊中僅數尺其人大恚曰那得割  
截都盡顧見丘遲曰數尺無所用以遺君又宿  
冶亭夢郭璞索筆探懷中五色筆與之時稱才

盡昔人云寧爲才鬼無作頑仙淹其鬼之餘魄乎

劉峻年八歲被人略爲奴至中山富人劉寶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讀時謂之書淫梁武召入西省每集文士策經史事帝護前范雲沈約引短推長帝乃悅曾策錦

被事咸言已罄呼問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成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終不見用乃著辨命論又自稱與馮敬通三同四異忌妻悍室同之一而馮有子仲文官成名立峻禍同伯道良足於邑然廣絕交論孝標可以不朽

蕭琛少時未爲王儉所識候儉宴游著虎皮靴

桃枝杖直造儉坐與語大悅累遷尚書左丞弟  
介性高簡少交游與琛獨契武帝總延後進二  
十人置酒賦詩減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  
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  
帝兩美之曰盾之飲介之文卽席雙美也弟引  
方正有器度抗直不事權貴而與物無忤宣帝  
嘗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如鳥之欲飛引  
謝曰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  
忿見卿輒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  
預此然中貴請託一無所許真可稱立身自有  
本末者

到漑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  
相賞好提携漑洽二人廣爲聲價昉出守義興  
要漑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遷爲御史中丞後  
進皆宗之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後漑  
爲建安太守昉求二衫段贈詩曰爲惠當及時

無待涼秋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入蠶  
後因痘失明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  
所云得因也初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卽捨爲  
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所立子鏡作七悟文  
孫蓋賦詩北樓俱美才  
伏鼻容好周易美風采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  
於聽事有客輒升坐講說生徒數十百人與袁  
粲稱一臺二絕

周興嗣世居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  
所之果爲太守謝朓大相談薦武帝以三橋舊  
宅爲光宅寺勅興嗣製碑次韵書王羲之書千  
字並使興嗣爲文一符所言

劉勰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撰文心雕龍  
未爲時賞候沈約於車前取讀大重之爲東宮  
舍人昭明深加愛接長於佛理寺塔名僧碑誌



初集 卷之十  
必勅勰製文又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  
家先燔鬚髮自誓勅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沈麟士號織簾先生既而反屐既送還復受之  
毫無忤色或勸之仕荅曰魚鳥獸檻天下二契  
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  
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自絕世爲語曰  
盖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年過八十聰  
明倍常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自爲終制

遺令子孫奉而行之

阮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  
財百餘萬應歸孝緒一無所受盡以歸胤之姊  
瑯琊王晏之母聞者異之後家貧所居一鹿床  
爲精舍以樹環繞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  
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  
心驚而反著高隱傳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  
劉訐覽其書曰昔稽康所著缺一自擬今四十

之數將待吾等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  
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歎訐  
果卒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所遺於末  
陶弘景居金陵華陽洞天書札自稱隱居生爲  
山中宰相沒爲勝力菩薩兩天人手執香爐來  
至育所豈非夙因

南陳名士獨一顧野王七歲讀五經略知大義  
九歲制日賦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地記二篇長

徧視經史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  
無所不通尤善丹青於東府畫古賢命王褒書  
贊爲二絕又張機篤好玄言後主造玉柄麈尾  
新成曰堪捉此者獨張機耳周弘正嘗謂人曰  
吾每登席見張機在座使人凜然此外如章昭  
達之倜儻負奇應夢升台鉉亦奇士  
北魏智如崔浩廉如道生俱卓犖公輔而浩以  
國書勒石被誅儉言之禍人如此高允初與浩

述國記論金水傍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  
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得背  
日而行及驗五星聚於東井果三月非十月浩  
謂游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比勒石允嘆  
曰閔湛營分寸之利爲崔門萬世之禍我徒無  
類矣初遼東翟黑子受布千疋事覺謀於允允  
勸首實翟不從伏誅及浩擒景穆言允小心慎  
密無此事帝召入欲寬之允言實與浩同作罪

應族帝直之獲免允謂人曰吾不奉東宮指導  
者恐負翟黑子也帝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  
緼袍厨中塩菜而已帝戲之曰古人清貧豈有  
此乎恒使諸子樵採自給生平內文明外柔約  
呐呐不出口四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嘗謂人  
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  
應享百年果壽九十  
古彌剛直太武怒稱尖頭奴時人呼爲筆公

初集 卷之五 五十五  
李謚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  
請業同門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嘗謂人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徐摛庾信號徐庾體温子昇邢子才爲文士冠  
時稱温邢

劉獻之博陵人少孤貧雅好詩傳人有從學者  
輒謂曰子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  
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

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此  
語可詔千禩

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吾貴每一講唱門徒  
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  
通經之士優劣何煩多校

劉蘭通五經讀左氏五日一遍學徒前後數十  
而非毀公羊及董仲舒一日靜坐讀書有人叩  
門蘭引入葛巾單衣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無

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無禮見陵也今欲  
相召當與吾正之言終而出非久卒乃知大儒  
魂魄不磨先輩不可輕詆

徐遵明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  
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影質二字新  
賈逵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累徵不就州  
縣逼迫不得已入京留連數日惟飲酒話舊不  
及世利浩潛投詔書於懷逵曰桃簡已爲司徒

何足勞國士浩小名也止一驢浩內廐中不聽  
去逵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而歸經年始  
還驢更贈馬爲書謝之逵不受驢馬亦不答書  
及浩沒逵爲素服受鄉人吊唁嘆曰崔公死誰  
復能容賈逵逵明哲保身能鐵腸鐵面堅決不  
回非有定力者豈易至此後復申恕已之感正  
其自見處

北齊魏收作穢史語多私曲後發尸棄骨受禍

亦烈  
北周王思政爲司徒允孫委托心膂所至策勲  
周文帝嘗解所服金帶曰先得盧者與之群公  
擲將遍次及思政歛容跪曰思政羈旅歸朝蒙  
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歸政上報知己若實  
令宰相賜知者願卽爲盧攪糲蒲拊髀擲之果  
然徐乃拜而受帶後忠於所事禮遇異常人堪  
爲允諡厥之光

讀隋書列傳

楊堅以婦翁受託身爲篡逆濟以獨孤酷妬多  
作不仁自無永年之理乃因陳宣帝女受逼欲  
廢廣立勇而變生倉卒曠時金合帖紙至同心  
結已授宣華夫人矣以一統之盛民物之饒妬  
才忌能窮極奢麗生齒盡瘞泥中好頭頸誰當  
斫之唐公李淵摧枯拉朽耳乃韓擒虎以軍功  
被遇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與楊素佐廣建

勲子玄感以謀逆敗賀若弼史萬歲亦不保首  
領要是一時桀然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  
及惟牛弘一人而已  
房彥謙清河人幼不識父爲母兄所鞠通涉五  
經工草隸交結多海內名賢侍郎薛道衡過其  
所留數日屑涕而別知王綱不振隱居蒙山謂  
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遺子孫在  
清白耳後果弘相業稱名卿所遺大矣

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遭隋室亂政著書河汾  
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泰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  
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  
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當訓詁詞賦  
之後而已元經拜受素王大業羽翼功不在小

讀唐書列傳

唐公淵統一天下實世民創業運奇力戰武德

年六月四日事非爲建德世克報仇乃理勢必然也劉文靜密贊大計開國元臣寧有兩而裴寂之譖行不保首領淵真少恩然文靖勸與突厥連姻雖仗其力卒爲唐禍慮不可不遠信矣太宗善保功臣惟李靖恩遇最厚五代孫彥芳以家藏手詔上文宗一曰兵事節度皆從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大略如此權德輿讀竟流

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他若敬德開山叔寶順德莫望此矣

房玄齡字喬幼爲高孝基所知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比之鄧禹建成等有隙引杜如晦協判大計事平進爵封公女爲妃男尚主恐諸子奢侈凌人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人各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世稱房杜然房之子遺愛杜



之子荷俱以謀反誅繩武之難如此

魏玄成初事隱太子勸早爲計何其暗也及依太宗言聽計允卧内諮籌無殊魚水助成貞觀之美身名俱泰至十不克終之漸苦口犯顏尤人所難如此恩禮而身後流言卽停婚仆碑君臣之際難言哉四子中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前稱虞褚後稱薛魏五世孫暮尤著名文宗朝叅禪闕失有祖風宣宗敬而

憚之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讒罷職微有餘慶矣

高士廉以字行少識太宗非常人以甥女歸之卽文德皇后三世居尚書僕射世榮其貴是時重氏族嫁娶索貲謂之賣昏詔令士廉叅考史傳檢正真僞曰氏族志崔盧李鄭仍居前帝以今日冠冕爲高下崔居第二

虞世南餘姚人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

顧野王文章婉縟慕徐陵陵以爲類已貌極醇  
謹外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  
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如此時稱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唐書法虞與顏魯公俱  
才不掩德者也乃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敬  
宗曰護兒見兒作相世南見兒作匠將相豈有種耶  
亦一慨

貞觀同輔政者王珪溫彥博戴胄褚亮珪爲太  
子師以師道自居子尚公主珪與夫人坐堂上  
主執筭與饋行舅姑禮乃退孫燾至孝母病經  
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獨  
房杜無見何也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窶狹嗜學補州助教不治  
事刺史數督讓乃去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  
入關留客沐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得實卽召見使者四輩督趣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善救奏機辨明敏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誓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灑灑令人志倦蘇張終賈正

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拜中書令吏部尚書卒四十八周初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書生笑之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與裴行儉分掌選事稱馬裴初窘後亨令譽永世勝主父偃蘇季子矣

牝朝之兆早已爲占星者所奏乃李君羨小名五娘又官爵俱武太宗敕殺壓魅竟無益則武

聖亦天之所興莫可廢也無忌遂良受恩眷顧  
命俱非他人敢望而敬宗義府承意排擯長孫  
不免受纆虞公亦蒙貶竄悲哉乃二公力爭極  
諫萬死不回自可無愧李勣被殊眷至割鬚療  
疾而昭儀之立獨贊成之幾覆唐祀視二公寧  
不慙死

薛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因征遼東求自試歷  
奏奇功高宗幸萬壽宮水暴至仁貴夜登玄武  
門大呼帝出乘高水已入帝寢後一射穿五甲  
時九姓衆十萬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遂退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後征突厥脫兜鍪失色羅拜大破之年七十考  
終子以循良顯亦武臣中福勇兼備者也  
嘗疑婁師德唾面自乾是老子處錚之術李昭  
德與同行嫌其體豐不能遽前志曰爲田舍子  
所留婁笑曰吾不田舍更在何人有忤輒遜免

不見容色意亦性質然歟獨其薦狄仁傑仁傑  
不知嘆其盛德是不徒苟容者李勣最重張文  
瓘曰某猶豫少決吾贈以刀某放誕少檢吾贈  
以帶如子無施不可焉用贈此又優于甄士者  
也

吾鄉在唐初褚登善錢唐人有光桑梓而許敬  
宗新城人爲玷不小如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  
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傳其貪生忘兄而女

嫁蠻落子流荒徼袁師古議謚曰繆博士王福  
疇執不改雖慈孫何能爲耶

王義方少孤寡事母孝淹寃經術性褻特高自  
標樹舉明經詣京師有徒步者疲於道自言父  
宦遠方病且革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與之  
不告姓名而去魏徵異其才欲妻以夫人之姪  
辭不取後徵沒乃取張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  
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

初集 卷之十一 李士  
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爲御史時買第  
後數日坐庭中愛其樹召舊主人曰此佳樹得  
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旣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  
行喪蔣松栢冢側三年乃去義方終身以疾惡  
不容於時然俱行人所難

員半千本劉凝之十世孫以忠烈自比伍員自  
姓員王義方謂之曰五百歲一賢者與子其當  
之因名半千字榮期幼舉童子八科皆中咸亨

中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  
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  
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才潔操未蒙一  
官不能陳力以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階方寸地  
不使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短長  
有一居先自當伏斧都市不報謫武涉尉歲旱  
勸令發粟賑民不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  
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

度河讓太守曰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  
罪耶釋之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三陣衆未對  
半千曰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  
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沛若時雨得天  
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得地之利爲地陣如子  
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擢高第事五君有  
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壽九十四真奇  
士也

狄仁傑字懷英爲兇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執詰  
衆爭辨對獨仁傑讀書不輒闖立本稱爲滄海  
遺珠又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  
理丞斷久獄萬七千時稱平恕禁止淫祠奏毀  
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  
已后屢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反覆以姑姪  
母子婉曲懇切后雖忤恐不能無動迎還廬陵  
所薦多中興名臣壽七十一謚文惠朝有詔宰

相各舉一人仁傑獨舉子光嗣歷三州刺史皆稱職愚嘗謂古今儉德之尤其氣軸天質亦自不凡如南子識蘧伯玉武后敬服狄梁公固其忠剴正直風範言論自有可以感動人者雖淫酗播惡誅殺無遺而意所欽重天默爲助初非委蛇陰陽能僥倖萬一也若仁傑亦同義府敬宗易之輩反狎之禍未必不踵至矣立品貴堅不爲禍福移節者正所由轉禍爲福者也

反周爲唐者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敬暉薛季昶楊元琰等同有功誅二張而暉等不免爲三思所構獨元琰祝髮爲浮屠自全乃首爲暉畫策者曰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廓好學重節義然諾修國史韋安石嘆曰雖董狐何以加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抗疏理之乃得不死二張誅後由貶所召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徒步以



歸壽七十一與三從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兄仁軌隱居養親訓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時稱名言張柬之少涉經史有王佐之許以賢良召年七十餘矣仁傑姚崇薦之武后卽同平章事誅二張首發其謀中宗末貶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開成三年詔諸臣後玄暉暉柬之曾玄俱拜官獨彥範後無聞忠臣未嘗

無祚如暉早聽季昶三思几上肉無祿產遺殃矣

郭元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同爲太學生家嘗送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不問姓氏年十八舉進士任俠使氣檢去小節上寶劔篇武后嘉嘆吐番兵寇涼州拜涼州都督拓竟千五百里州終無虜患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

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  
至夕凍冽烏質勒皆拜服不勝寒會罷卽死其  
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知  
之勸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爲不知者明日素  
服徃吊道遇倉卒遂不敢逼人帳備吊禮哭甚  
哀留十餘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獻牛馬睿宗  
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太  
平公主之誅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

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乃休非  
徒有智膽其靜鎮凝重可式矣

姚宋同事天后俱稱純臣而察其行事似姚猶  
以巧勝宋獨以正針芒不借當酷吏羅織時崇  
願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后爲轉念比  
后遷上陽宮崇獨流涕東之異之對曰事天后  
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後五王被害而崇  
獨免玄宗講武新豐崇爲同州刺史見帝渭濱

初集 卷之二  
問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  
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  
無自棄故折節讀書待罪將相帝悅與俱馳逐  
緩急如旨帝歡甚旣罷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陽不謝帝怪之因跪奏願  
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敢辭帝曰朕能行之  
乃頓首謝張說有宿憾見崇當國潛詣岐王宅  
申款崇朝退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曰臣損

足曰無甚痛乎對曰臣痛不在足心有憂耳問  
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  
人王家恐爲所誤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憾崇  
以其二子通餽遺請託密以聞帝問卿子才乎  
崇對臣二子分司東都多欲而寡慎必嘗以事  
于知古帝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此俱相機曲傳  
巧而不礙於正者也惟出說僞疾巧而詐矣宋  
璟當張說入對魏元忠事惶遽無措璟勉之曰

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  
香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璟後遷左臺劾二張  
下獄后詔原之勅二張往謝璟不許嘆曰悔不  
先碎孺子首而令亂國經營宴朝堂諸臣呼二  
張爲郎璟獨卿之叱鄭善果曰以官正當爲卿  
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二張積怨時欲中傷詔  
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屈突又詔副李崧使隴  
蜀俱以正辭不往后知之俱止計不行伺璟家

婚禮將遣客刺殺之璟乘庫車舍他所獲免愚  
嘗謂則天保全宋璟難於仁傑仁傑尚知委蛇  
與二張賄表璟毫不假借而武后敬禮勿替優  
游一堂之上視季世昏主不辨邪正優劣懸殊  
矣至後中宗朝之斥武三思睿宗朝之斥太平  
公主內侍楊思勗承命遠逝而不交一言寵臣  
王毛仲求爲重客而不假片刻風度凝遠人莫  
測其量璟真人傑也哉

張說蘇頲俱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以說燕國公頲許國公也說屬思精壯長於碑記既謫岳州而詩益凄婉人謂得江山助李德裕稱蘇廷頲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爲文章此語佳甚叙事外無可見安稱宗工耶頲爲懷子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當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

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玄宗曰昔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吾得頲及適何愧前人然李陵蘇武選詩亦稱蘇李蓋三見云陸象先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苟澄其源何患不簡政尚仁恕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玄宗誅太平公主詔治赴難投名者象先悉焚之以安反側所全活多矣

宋璟稱魏知古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

之者其魏公乎此其人可思  
李嶠字巨山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七年七十稱文章宿老  
而以汜水上皇符媚武后爲世所譏蘇味道與  
齊名善占奏而以持兩端世號模稜二人僅以  
文采見耳崔融撰武后哀冊最穠麗絕筆而死  
時謂思苦神竭然亦譽浮其人固應有此  
高睿時王楊盧駱俱稱才子詩如杜審言張昌

齡沈佺期宋之間皆擅名一世而輕率傲世審  
言死自稱不見替人昌齡爲王師旦所斥勃渡  
海溺水死照隣自沉穎水賓王亡命佺期之間  
媚事二張爲奉溺噐復上變媚三思丐贖罪爲  
士林所醜才何足齒先噐識後文藝非老生常  
談也

當武后時勅修三教珠英李嶠李適諸詞人俱  
稱修書學士適夢人論大衍數知壽止此命其

子營墓霸陵原樹千松及未病時往寢處石榻  
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貴其達然  
唐初設學士俱一時名流如適與沈杜宋武被  
選者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七十二員  
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極詞賦之盛凡天子饗會  
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藜園並渭水祓  
除夏宴蒲萄園秋登慈恩浮圖冬幸新豐歷白  
鹿觀上驪山賜沐湯池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

皆屬和雖聲詩小技亦雲龍風虎之一徵矣  
詩稱九齡已老韓休死誰復明朝諫疏來乃九  
齡爲李林甫牛仙客所嫉至獻白羽扇賦以自  
况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而卒罷政  
事蕭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折正嵩嵩不  
能平宋璟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二公宜大用  
而每有所阻方正之難容爾乎九齡先見在識  
安祿山必叛比討奚丹敗令誅之帝不從及在

蜀思其忠爲泣下早如公言免百萬生靈於鋒  
鏑九廟無虞萬乘晏如曲突徙薪人誰稱之曲  
江公諫沮固多此其第一李美玉有罪將放嶺  
南休曰尉小臣犯罪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  
金吾程伯獻恃恩貪橫輿馬踰制帝不許固爭  
竟不能奪此足以褫姦臣之魄矣

盧懷慎幼便不凡父執韓思彥嘆曰此兒氣不  
可量後居平章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而不專

時稱伴食宰相然較之慎忤者懸殊矣慎素清  
儉雖貴而妻猶饑寒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  
所計惜隨散輒盡蓋以量勝者也

當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風望旨嘗與民  
爭碾磴李元紘判與民長史竇慎貞大駭促改  
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搖判不可動詔決  
三輔渠諸王公主家傍渠立磴瀦竭爭利元紘  
勅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受其惠此兩事俱



人所難後再世宰相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僮馬敝弱宋璟嘗嘆曰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謚文忠不虛矣

杜暹受詔按突厥與鎮守訟寃索左驗虜以金  
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  
焉陰埋帳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及于闐謀  
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暹可謂賢  
而善制

張嘉貞決事如流武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障嘉  
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今天威  
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  
引拜御史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  
處不閱旬廷無稽牒玄宗欲用爲相嘉貞對曰  
昔馬周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  
其才甫五十而沒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  
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及宋璟等

罷帝欲用而忘其名夜詔中書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卽使作詔夜且半因閱大臣奏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名卽同平章事善傳奏敏於裁遣昆弟俱列金吾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子延賞孫弘靖俱至宰相

蕭嵩貌偉秀美鬚髯時陸象先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泊然人不之異有善相夏榮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及任中書令退修蒔園林優游八十家饒子貴皆如榮言

玄宗雖以聲伎自娛然亦季世所不及者梨園弟子胡鷓負罪匿禁中帝召洛陽令崔隱甫指曰爲卿丐此人隱甫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鷓賜百緡此與郤通

謁申屠公何異

蕭炅不知書每說伏臘爲伏獵嚴挺之稱炅伏獵侍郎挺之常爲李林甫所賣鬱成疾爲文自誌其墓素重交游許與生死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然以溺志浮屠與惠義善衰服送喪自塋於塔左爲世所譏云

李傑爲河南尹有嫠婦告子不孝物色非是曰汝子當死命出市棺歛之使人迹婦與一道士

密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嫠私不得逞卽杖殺道士內於棺

劉子玄原名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自比楊雄兄弟六人俱有名時號曰高陽鄉居巢里居巢劉司徒舊邑子玄亦封此子旣餽彙秩迅迴旣續說苑十篇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餽兼知史官著史例有法迴以剛直稱第進士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

可忽房珂見其書以北劉更生迅續詩書春秋  
禮樂五說書成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不以示  
人殷寅名知人嘆曰今黃叔度也劉晏聞其論  
曰皇王之道盡矣孫滋浹贊俱著名浹子敦儒  
稱孝子乃知高陽不徒屬許多賢不止王謝

吳兢少厲志貫經史方直寡諧撰國史無所假  
借魏元忠事記張說已允因宋璟等邀厲苦切  
後說爲相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太苛兢曰

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爲之屢以情祈  
改兢曰徇公之情何爲實錄世以比董狐

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  
略徧元行冲爲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  
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與語前代語如指掌舉進  
士時方少儀質陋脫宋之問曰童子何知對曰  
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尚未竟他惟命之  
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刺史李崇義  
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琰之命吏連紙進筆  
省決一日畢旣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  
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時號裴霹  
靂  
韋叔諧與兄叔謙弟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李邕父善淹貫古今號書籠初注文選釋事而  
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固問之邕欲有

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  
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見李嶠欲一見秘書  
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仍假值秘  
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嘆  
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璟劾二張反狀武后  
不應邕立陛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  
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  
禍且不測邕曰不如此名亦不傳邕素輕張說

有仇人告邕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融上書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邕得減死流嶺南邕妻溫爲邕請戍邊自贖後復起爲刺史上計京師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千陌聚觀後生望風入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文且進上而爲讒阻出爲北海太守爲李林甫所忌遣御史就郡杖殺之盧藏用嘗謂邕文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長於碑頌金帛請文者前後所受鉅萬計

蕭穎士與李華齊名稱蕭李穎士樂聞人善所推引後進皆爲名士弟子以次授業稱蕭夫子倭國遣使入貢願請蕭夫子爲師朝議不允有奴愛其才笞撻十年備受嚴慘不忍去嘗兄事元德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無汎交去李白母夢長庚墜懷而生十歲通詩書長舉辟

不應蘇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  
北相如善縱橫擊劔而任俠輕財好施居徂徠  
山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被召入長安賀知  
章曰此謫仙人也後醉賦沉香亭詩高力士謫  
以激楊妃遂不得官賜金放還常乘舟與崔宗  
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官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初游并州竒郭子儀力救免其死及坐永玉璘  
當誅子儀請解官贖罪詔流夜郎赦還尋陽坐

事下獄宋若思將吳兵過壽陽釋囚辟爲叅謀  
後依當塗令李陽冰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  
已卒年六十餘塋姑熟謝家青山東麓元和末  
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止二孫女  
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  
今塋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塋立碑告二女將  
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文宗  
時以白歌詩裴旻劔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嗜

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常言始  
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  
公孫舞劔噐得其神傳者惟崔旻顏真卿云旻  
常與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  
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守北平多虎旻  
善射一日得三千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  
北有真虎旻不信怒罵趨之虎出叢薄中小而  
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俱墜

杜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舉進士  
不中第困長安玄宗朝獻太清饗及郊甫奏賦  
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授右衛率府胄曹  
叅軍安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  
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  
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後以  
琯瑄幾不免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



孺弱至饑死因許甫自往省視還京師出爲華  
州司戶叅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  
橡栗自給流落劔南依嚴武表爲叅謀工部員  
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常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啣之一日欲殺甫冠  
鈞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大曆中出  
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來陽游嶽祠

大木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  
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唐以詩  
取士而甫獨不第裨官稱其佩仙符入葱肆天  
吏怒曰使子文而不貴噫葱肆之累人如此  
王維鄭虔俱工詩畫皆授僞官靈武檢贖免維  
喪妻孤身二十年母亡表朝川第爲寺玄宗愛  
鄭虔才置廣文館世言廣文博士自虔始好書  
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

自寫其詩及畫以獻帝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有  
鄭相如師事虔預決三十後事悉中亦一奇王  
維與孟浩然契洽過郢州畫像於刺史亭因曰  
浩然亭鄭誠改曰孟亭然王鄭俱曾拜卑官獨  
浩然終襄陽處士維嘗私邀孟入內署玄宗突  
至孟伏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  
見也乃聞不才明主棄之句放還同知名者王  
昌齡崔顥皆位不顯詩果能窮人乎

靈武之變李郭稱名將俱冠絕一時光弼嚴毅  
沉果有大畧用子儀薦爲將戰史思明與子儀  
合擊大破之肅宗詔光弼將兵入太原以御史  
崔衆兵付之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  
光弼怒斬衆以徇威震三軍敵史思明圍安慶  
緒所在禁剽掠整師還太原代子儀爲朔方節  
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思明至偃師衆  
甚盛有二云守關可持久者光弼悉軍守河陽與

戰中渾斬千級賊兵再振光弼登陣望曰彼軍雖銳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手自持大旗曰望吾旗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衆俱死戰擒周摯思明奔懼光弼初戰內刀於鞞曰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測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乃爲魚朝恩程元振所忌召還卒年五十七子巢有志操爲涇原節度使初子儀與光弼

俱爲安思順牙門都將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入見曰一死固宜乞免妻子子儀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北伐執手相持而拜每戰多合力取捷執安守忠封汾陽王乃亦爲魚朝恩程元振所忌肅代朝屢用屢沮自相州罷歸虜過渭水天子幸陝子儀流涕董行營兩收兵及亡士數千自變起倉卒賴子儀復入奉天京

師大震帝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  
騎圍已合子儀單騎與回紇盟吐蕃疑之夜引  
去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號尚父遣舒王問疾子  
儀不能興叩頭謝恩卒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  
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短毀時方虞握兵處  
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不行朝  
恩使人發其父墓入見帝號泣曰臣久主兵不  
能禁士殘人之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嘗約

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將不利公其下請裹甲  
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徃朝恩曰何車  
騎之寡告以所聞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田承嗣西望拜而謂其使曰此膝久不屈於人  
矣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順指進退若部  
曲然與光弼齊名而寬厚過之當光弼代子儀  
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  
氣色倍益精彩蓋嚴而有制各自有勝云子儀

中書令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孫數十  
 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顧之而已則子儀邀天獨  
 厚幸將相中罕有其比

其亦深煖十岩王知貴重子子知重亦深煖  
 母亦深煖西望我而隨業命其子此親人不風  
 人  
 無  
 恩  
 日  
 四  
 車  
 其  
 不  
 肯  
 真  
 甲



